

二家言

媚下

□孙贵领

“媚”是一个多义字,既有褒义,也有贬义。“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媚眼随羞合,丹唇逐笑分”是褒义;而“奴颜媚骨、崇洋媚外、阿谀谄媚、狐媚惑主”等等,则成了贬义。

媚,本来是形容女子长得漂亮,模样标致可爱,说话细声软语,走路婀娜多姿。然则,为何逐渐偏离本义,滑向了它的反面?想来是媚过了头所致。原本处事落落大方,却非要矫揉造作;原本走路端庄秀丽,却非要来个搔首弄姿;原本声音柔和甜美,却非要弄得嗲声嗲气……于是弄巧成拙,由褒而贬。

贬义之媚,一般来说,都是下对上、弱对强、内对外。但有时也不尽然。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媚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厉害,值得一提或警惕。

前两天去一朋友家玩耍。他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我进门后,朋友的夫人热情招呼,那个孩子嘴里一半嘴外一半地叫了声“叔叔”,就进屋写作业去了。朋友妻子对我说:“瞧瞧俺小宝,真是又聪明又懂礼貌!”我心想,这么大的孩子,叫个叔叔属于懂礼貌,又何曾谈得上聪明!在我与朋友谈天说地之时,我瞅见他的妻子一忽儿去给儿子倒开水,一忽儿将香蕉、西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送进去。真真是殷勤周到,关怀备至。

我现在混迹于文学界。有一些现象,令人困惑。有的著名作家给年轻作者出书写序,恨不能好话说尽。有一个毫无知名度的作者,写了一部毫无影

响力的小说,竟然被某人吹捧为“乃当今文学泰斗,巨作媲美四大名著,实奇才奇人也”。有时参加作品研讨会,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一些文坛上的“大腕”,称赞起作者的作品来,真是不遗余力,又是“前途不可限量”,又是“文学界的精英”……一个文坛才露尖尖角的青年作者,其作品被称作“传奇文学的典范”;一本散文小册子,被冠以“中国版的《瓦尔登湖》”。好像文学创作到了这里,基本可以画上句号了。

以上这些,一时想不起用什么词可以概括,干脆称之为“媚下”吧。

表面上看起来,媚下者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又通情达理、提携后学,在单位是位好领导,在家里是位好家长,在文学

圈里是位好长者。我们原本不应该说三道四。但从长计议,媚下行为其实弊大于利。

我不反对以表扬为主,但一定要适当。过多、过滥、过头,都会由好事变坏事。好话说多了,甚至言过其实、盛名难副,很有可能给晚辈或下级造成错觉,认为自己真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已经具有很强的能力。于是乎,飘飘然,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自鸣得意,固步自封,翘尾巴,张狂起来了。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真是一棵好苗子,其实无需过分爱护,照样能够出落成参天大树。就怕溺爱过头,娇惯过火,最后长成了歪脖子树。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

〔在人间〕

痛别母亲

□杨曙明

母亲走了,走得很突然。春节前后,虽然她老人家因为生病住院,出院、再住院已经有22天了,可再怎么着我也没有想到她会走得这么快,以致当她真的走了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很突然、很突然……肝肠寸断的我,当然知道这是浓浓的亲情使然。

人世间谁都有亲情,谁都希望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特别是在快过年的时候,不是万不得已,又有谁愿意送母亲去住院呢?腊月十六那天,我虽然心里有着老大的不情愿,但还是把母亲送到了市中心医院,因为她进了腊月门就时常感觉冷、出虚汗。为了让母亲能够称心如意些,我特意通过朋友帮忙,为她安排了设施较好的保健病房,而且还是单间。其实,我们家人的最初想法是让母亲在医院里住个十天八天,调养调养,不耽误回家过年。可是,

任谁都没有想到母亲得的竟然是不治之症,而且还是晚期,此前她与我们家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流传在华夏民族甚久、甚广的民间俗语。母亲生于癸酉鸡年,也就是公元1933年,今年刚好是八十四周岁。或许是为了忌讳,自打猴年伊始,我就把她的年龄从八十三周岁跳到了八十五虚岁。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母亲终究还是未能逃脱这个“魔咒”,在距离八十四周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别离了人间。请问苍天,你为何要如此这般?

知其子莫如其母,知其母莫如其子,我和母亲的心灵是相通的。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面对可能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我陷入了两难选择。如要让她回家过年,可能不利于病情治疗,假如出现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假如让她在医院里过年,这就等于将她的病情告诉她,将会对她造成更大的刺激,对她的病情更不利。权衡再三,我们家人最终还是选择接她出院,只不过按照医嘱购置了制氧机等,做好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准备。

母亲出生在清贫人家,小时候没有进过学堂,她只是在建国初期读过几天速成班。她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这次不同以往的状况不免让她多想。当得知能够回家过年的时候,她真的很高兴。腊月廿八那天,我们接她回到了家中。虽然我

心里明白,母亲百分之百还要再回来住院,可我还是心存幻想,幻想能够出现奇迹,以便让母亲能在家多待些时日,甚至是能过了二月二、清明节、五一节……可是,没想到出院时看似病情有所缓解的母亲,从大年初二那天起,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在初七早上就急匆匆地又把她送回了医院。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儿女情。

春节本是阖家欢乐的日子,可是今年春节,因为母亲的病,我们家缺少了欢乐的气氛。虽然家人面带笑容分别与她合影留念,但母亲心里什么都明白,明白那些笑容不过是我们强作欢颜而已。

大年初八那天中午1点20分,我坐在老娘的病床前看护老娘,当看到她眯着眼睛看着我时,我便赶忙起身凑到她脸前,此时的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我就紧握住她的手对她说:“不要说话,你想说什么我都清楚,放心吧!”母亲听了我的话,眼角流出了眼泪。当我用抽纸给母亲擦眼泪时,发现监视器上显示的心跳、含氧量数值开始下降。我擦了擦自己的泪水,确认后赶忙起身喊来大夫。大夫见状,立马招呼护士对老娘实施急救。我没有见过此等场景,悲情难以抑制,泪水夺眶而出,心中不断地呼唤着,老娘别走,别走……母亲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声,暂时留了下来,不过,她没有停留多少时间,到了晚上8点40分,再次进入弥留状态。医

生们抢救无效,9点整,监视器上显示的数值成为空白,我知道母亲真的走了,而且是永远走了。2017年2月4日,农历年正月初八,由此成为让我们家人永远难忘的忌日。

我们兄妹四人,我虽然排行老二,但说实话,在母亲的心里,我的分量很重很重。1988年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特别是1996年兄长又去世以后,母亲便把她对这个家庭的全部嘱托寄托于我。这些年间,母亲特别关心我,就是我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她也会牵肠挂肚。母亲生病这些天,我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看护她、陪伴她,辛苦是自然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或许是她太疼我了,担心我太累,担忧我太伤神,太伤身,竟然在我退休第一天就别我而去。什么时候想到那个悲情的日子,什么时候想到母亲的慈情厚爱,我的眼泪都会夺眶而出。

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最让人刻骨铭心的爱还是母爱。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地写过关于母亲的文章,前些年我还曾给她老人家流露过想为她写本人生传记的想法,母亲当然很乐意,可让我愧疚的是,久拖至今,在母亲告别人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动笔。我对不起母亲,我要向母亲赎罪,尽快完成母亲夙愿中的那本人生传记。书名我想好了,就叫《陪伴母亲度过她生命的最后时光》。



〔有所思〕

走进牡丹乡

□张振江

春节前,家乡菏泽一位友人给我带来几盆含苞待放的牡丹。这有“国花”之美誉的花往我刚搬的新家里一摆,不仅清香扑鼻,乡情四溢,还平添了些许高雅而浓香的年味儿。这种过去在谷雨才能在故乡的田野里看到的红花绿叶,着实让拜年的客人们羡慕了一番。

说起家乡的牡丹,我并不生疏。爷爷从乡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在紧挨村子西北角的大队林场里安度晚年,林场东边的牡丹园便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每到春暖花开时节,这里怒放的牡丹便引得一大帮学龄前后的儿童们嬉闹。硕大的鲜花在不经意间熏陶着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建国前就加入党组织的爷爷以亲身经历讲述的诸如“刘邓大军过黄河”、“淮海战役忙支前”等故事,着实成了我们这些晚辈的“政治课”,至今想来仍觉深受鼓舞。

知道本村之外的牡丹园

时,我已是高中学生了。此前,父母把我们看得很紧,所以,大多数同学差不多长到同父母比肩了,几十里外的县城还是陌生的世界。我们高中毕业那年,班主任老师兑现了带我们去菏泽看牡丹的承诺。在那里,牡丹不是一棵棵养在盆里,而是生长在广阔的原野上,万紫千红,道路两边,村前屋后,满眼里怒放的鲜花:红牡丹、黄牡丹,黑牡丹、白牡丹争相开放,好一派幸福繁荣的人间仙境。

我国栽培牡丹的历史可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开始繁荣起来。观赏牡丹是人生乐事,历代诗人留下许多歌咏牡丹的诗词。唐代诗人李白在《清平调》中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见瑶台月下降。”刘禹锡在《赏牡丹》一诗中:“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宋朝大文学家苏轼也有“一朵妖红翠欲滴,

春光回照雪霜羞”这样赞美牡丹的诗句。以牡丹为题材的诗词歌赋、民间故事脍炙人口,数不胜数。

菏泽花农积多年之经验,选择地高土松排水好的地块种植,并不断推出新品种。如今,菏泽牡丹已拥有5万多亩的规模,而且可以做到冬季观花、四季有花。这种反季节开放的牡丹花,远销国内外。

今年乍暖还寒的季节,我驱车回到了故乡菏泽。万亩牡丹园里,勤劳的花农正培土、浇水、施肥,精心打造着一个即将到来的花季。此时,军人情结却驱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落成不久的冀鲁豫革命纪念馆。这里的陈列记述告诉人们:1927年这里就建立了党支部,点燃了革命的火炬。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杨得志、杨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战斗在菏泽地区,发动群众,抗击日伪,开辟了鲁西、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给

坚持抗战的鲁西南人民以鼓舞。1946年7月,解放战争一开始,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部队,在菏泽县大杨湖战役、龙逢战役和鄆南战役中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1947年7月刘邓大军突破从东阿到临濮三百里黄河防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鲁西南战役,28天歼敌9个半旅,接着越过陇海线,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8月,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出击鲁西南,在菏泽县沙土集一战,全歼敌五十七师,不但迫使敌人由疯狂进攻转为防御,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作战。

在这块广袤无际的大平原上,一泻千里的黄河滚滚东流,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赶来相会。那艳若蒸霞的牡丹花朵,凝聚了菏泽人民的勤劳,也渗透着革命先烈的血液。正因为这样,牡丹才有了长开不败的底蕴。